



马立克-狼

〔德〕乔治·哈尔班著

新华出版社



马 立 克——狼

(德) 乔治·哈尔班著

于 雷
钟 松 青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马立克——狼
(德)乔治·哈尔班著

于 雷 译
钟 松 青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社印刷厂排版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1张插图 230,000字
1980年7月第一版 1980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203·016 定价: 0.89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描写国际间谍战的长篇小说。

美国参议员麦克马洪竞选总统败北。然而，他不甘心于自己的关于美苏核均势幻梦的破灭。他利用出席安卡拉会议之机，企图叛逃苏联把美国发展核武器的核心机密提供苏联当局。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间谍战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展开了。

安插在中亚细亚一带的美国间谍马立克奉命阻截麦克马洪叛逃。在土著库尔德人的配合下，马立克同克格勃特务进行了殊死的斗争。

作者乔治·哈尔班曾在小亚细亚一带服役多年，熟悉本书情节发生的背景，尤其了解库尔德民族的风土人情。因此，尽管故事是虚构的，但读时却使人感到生动逼真。

土耳其东部地区图

This map illustrates the eastern region of Turkey, highlighting its proximity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Iraq. Key features include:

- Geographical Features:** The Black Sea (黑海) to the north, Lake Van (凡湖) in the west, and the Taurus mountains (托罗斯山) running through the region. The Euphrates River (幼发拉底河) is shown flowing through the south.
- Cities and Towns:** Major cities such as Trabzon (特拉布松), Erzurum (埃尔图), Van (凡城), Diyarbakir (迪亚巴特), and Mardin (马尔丁) are marked. Other locations include Agri (阿格里), Bitlis (比特里斯), and Mus (摩苏尔).
- Infrastructure:** The map shows a network of roads (公路) and railways (铁路). The Silk Road (丝绸之路) is also indicated.
- Legend (图例):**
 - 铁路 (Railway)
 - 公路 (Road)
 - 湖泊、河流 (Lakes, Rivers)
 - 国界 (National Boundary)
- Scale and Orientation:** A scale bar indicates distances up to 1400 kilometers. A north arrow points towards the top of the map.
- Inset Map:** A small map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shows the location of the main map area with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Turkey and the surrounding seas (Black Sea, Mediterranean Sea).

(按原图译制)

(按原图译制)

第一部 男人们

雷希巴燥热风清除了小亚细亚最东南端人迹罕至的哈卡里山北麓的残雪。此外，还有少量的雪覆盖着四千多米高的莫尔山和契罗山的顶峰。海拔两千米以下的地方已经刮着灼热的风了，当地的库尔德人管这种风叫“黑风”。它卷起山前的尘土、枯草和林木的枝叶，呼啸着穿过山岩，登上哈卡里山坡，然后越过峭壁吹进山谷。

夹着尘埃的热风烤着受刑者裸露着的上身。这个阿拉伯人，孤立无援，双臂反剪着，任凭燥热风吹打着他。除了风暴的呼啸声外，他听不到任何别的声响。处决的时刻到了。执刑者沙坦站在他的身后，手里拿着二米多长用羊毛织成的相当结实的腹带。

在场的第三个人是马立克，他戴着一副墨镜，坐在约五十米开外的地方，用库尔德人的缠头巾捂住嘴，挡着吹来的热风。他的目光投向山下的峡谷深处，似乎这次行刑与他毫不相干。他一身库尔德人的打扮，那瘦削黝黑的脸庞上留着

一圈剪得很短的络腮胡子。马立克——“狼”^①下令执行刑罚。这个阿拉伯人帮助卡里的情报机关找到了“狼窝”，也就是泄露了在土耳其—伊朗边境上一个永久性的越冬帐篷，这里几乎是无法攀援的高原。因此，这个阿拉伯人被捕了。大力士沙坦又大又有劲的手迫使阿拉伯人供认了自己的叛卖行径。为了免于一死，他说出了卡里人将在新月后的一个晚上越过边界袭击“狼窝”的时间。当沙坦把腹带象捕猎的绳圈一样套住阿拉伯人的脖子往后一拉的时候，暴风的呼啸吞没了他的最后一声嚎叫。

大力士迫使罪犯蹲下，并用右腿膝盖顶着罪犯背后的肩胛骨下部。沙坦毫无表情地把犯人颈上的带套又松了一下，然后使尽全身力气用肉乎乎的手把罪犯拉到自己身边。他听到罪犯脊梁骨断裂的声音，死者的头耷拉在沙坦的右腿上面。沙坦看到死者凸出的眼珠里目光已经歪斜，长长的舌头也伸在嘴的一侧，他的脸部开始呈现出橄榄色，然后变得涨红，不一会儿就血色全无了。

沙坦从死者的脖子上解下腹带，卷了起来，细心地、紧紧地又系在自己的腰间，这样在回村的几小时的路途上可以轻便些。然后，他把尸体象条空麻袋似地往肩上一搭，扛到了一块石头上。凡是经过这里的行人，在一公里以外就能看得见这具尸体。沙坦还取来了一块小木牌，从衣袋里掏出绳子把木牌捆在死者的颈部。马立克用阿拉伯文在木牌上写了几

① 库尔德人对机智、勇敢男人的美誉。

行字。沙坦虽然不认识，但他猜得出这些字的意思：“这就是那些来找兀鹰的家伙们的榜样。死者出卖了库尔德人。”

沙坦双手交叉在胸前鞠了一躬，就立即上马。马立克目送着他，直到沙坦消失在岩石后面，他才起身下山。黑风刮得已经不那么厉害了，马立克听到兀鹰刺耳的尖叫声。三个骑在马上库尔德人，三匹带着鞍子备用的马，还有六头驮重的骡子在几百米远的避风处等着马立克。牲口驮着的箱子和行李卷里装着的都是被放弃的那个情报站里的一些材料和器具。马立克蹬上马鞍，与那些男人们一起向北奔驰而去。

陡峭的大阿勒山的西侧，靠近琴格尔山口的一端有一个琴格尔村。这个小小的村落只有六户人家，总共不过三十个人。就是最细心的观察家通过琴格尔山口到东巴亚济特市去，也不会注意到这个小村子的存在。这个无声无息的小村庄，坐落在一座小山的后面，即使那些经过琴格尔山次数最多的人，也只能看见这个村庄里的最高建筑——一座四方形的二层楼房。整个村子里的房屋都用墨绿色的火山石建成，这种石头的颜色与周围的环境巧妙地构成了天然的保护色，从远处看去一点儿也不显眼。村子的后面耸立着海拔五千一百六十五米高的大阿勒山，西面是比较低的山峦，一直延伸到小亚细亚高原。晴天向北遥望，一直可以瞥见俄国境内，向南视野则可达伊朗。因此，琴格尔村为无线电通讯提供了最理想的条件。从各方面来看，马立克认为这里是很合适的地点。

很久以来琴格尔村就是兵家相争之地。最后一次激烈的战斗发生在一八五四年夏天。那时，交战的一方是九千名土耳其士兵和七千名库尔德人，他们的装备十分落后，只有土枪、大刀和长矛，还有四门大炮，把守着琴格尔山口；另一方是由佛朗格尔男爵将军指挥的俄国军队，他们从埃里温市出发，越过伊格迪尔村向琴格尔地区扑来。佛朗格尔的军队虽然只有五千多名士兵，兵力还不到土耳其方面的三分之一，但是却配备了十二门大炮。佛朗格尔很懂得，如何把土耳其军队逼到关口最狭窄的地方作战。土耳其方面把优势兵力集中在山口中，非但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只能招致惨重的损失。而对方的大炮却发挥了作用，俄国人拥有足够的大炮来轰击山口。结果，土耳其方面死伤和被俘人员达两千五百人之多，关口失守，败下阵来。俄国人损失不到四百人，夺取了关口。几天以后，俄国军队就占领了土耳其南面的大本营东巴亚济特城。

琴格尔村的村民靠着贫瘠的土地过着俭朴的日子，放牧着羊群。先辈们在关口的失败并没有挫伤他们的自尊心，不过他们还是很少到大阿勒山和哈马山之间的谷地活动。哈马山也很高，海拔三千五百多米。他们也不大到谷地中间的塞利湖畔去。从外界来的人就更罕见了，因为人们称这块荒原是“天涯终点”。有时偶尔出现几个土耳其军警和巡逻队，他们不过是受命来检查一下库尔德人的居民点罢了。

处决阿拉伯密探九天以后，马立克带着三名库尔德人，

连同他们的备用马和骡子一起到了琴格尔村口。尽管马立克事先已经吩咐他手下的人都穿上库尔德族的服装，但是当他们在村旁的时候，村民们还是全躲进屋里去了。只有老村长同他的弟弟带着四条高大的牧犬站在村口。马队在离他们五十米远的地方停下了。马立克和他的一个随行人员下马等在那里，这时村长同他的弟弟朝马立克他们那儿走去，那几条狗毗着牙，一面狂吠着一面朝他们扑去。村长一打口哨，狗便乖乖地趴在地上不动了。

马立克双手搭在胸前说道：“真主赐给你们和平与健康。”

村长也双手搭在胸前答道：“真主保佑你们一路顺风。如果你们是为和平而来，那我们就是你们的朋友。”

马立克的随行人员说道：“我们是为和平而来，并愿意帮助你们。我叫阿勒·图尔曼，我的朋友叫马立克。”

“马立克？”村长的弟弟重复了一句说道。“就是山谷里人常谈起的那个‘狼’？”

“是的，就是我。”马立克答道。他披着库尔德式的斗篷，里面穿着宽袖的白色衬衣和库尔德式的裤子。头上裹着灰黑色波斯绸做的库尔德缠头巾。

“我是沙利夫·吉朗，”村长回答说，“这是我的弟弟奥默尔。如果你是‘狼’，你便是我们的朋友和客人，我们欢迎你。”

男人们互相走到跟前，把手放在对方肩上，然后相互贴了一下脸。这时村长又打了声口哨，狗也平静地嗅着陌生人

的身子。男人、妇女和孩子们都从屋里走了出来，好奇地打量着远方的来客。几位妇女端来了装满葡萄、核桃和牛奶的盘子。所有的人都熟悉马立克——狼这个名字，但还从未见过他本人。

马立克和带来的手下人同琴格尔村的男人们一起在村里唯一的一棵法国梧桐树的树荫下坐下。尽管是炎热的中午，两名妇女还是用晃动着的托盘送上了热茶。按风俗，马立克很快就喝完了第一杯茶，第二杯他慢慢地喝，第三杯的最后一口则要留到谈话结束时才喝。人们谈到天气、牲畜和生病躺在家里的琴格尔村最老的男人，还谈起最近出生的婴儿。提起这件事，村长说：“可惜是个丫头，但真主知道为什么这样安排。”谈话就此结束了。马立克喝完了最后一口茶，晃了晃杯子，倒出最后几滴茶水，把杯子口朝下放在桌子上。这样，他就可以礼貌地婉拒第四杯茶水了。

马立克和村长一起来到村长的家里，半小时以后，他们握别时，已经达成如下协议：位于村子最高处的那栋房子腾给马立克用，还给他派了两个青年当助手，法蒂玛当管家，他们都会领取应得的报酬。马立克还答应村长，他要对土耳其人施加有力的影响，使琴格尔村能安居乐业。

“只要我在你们村里，他们是不会来的。”马立克说道。在这之前，不管谁向他们许下这种无法相信的诺言，他们都表示不相信。这一次，他们却没有开口询问马立克说的话有什么根据。

不到一个钟头，为马立克准备的那间房子就腾出来了。

在那里他认识了法蒂玛和另外两名助手——虎背熊腰的巴德尔和另一位敏捷利索的朋友。法蒂玛的外貌不象她那动听的名字那么美，她很瘦，已有六十岁左右年纪了，但看上去是个能干的管家，后来还证明她是个好厨师。

大家七手八脚地把箱子、行李袋、铺盖卷、木棍、木板、皮子和被褥等东西都搬进了屋。

这所房子同所有库尔德式的房子一样，有一个长满青草的平屋顶，进门就是一间小前厅和厨房，后面是一间带壁炉和有两扇小窗的大房间，旁边紧挨着一间宽敞的卧室。马立克叫他们把他的床支在卧室里。

巴德尔和他的朋友把两个沉甸甸的深绿色木箱和六个同样颜色、份量也相当重的背包抬进屋来。马立克让他们把这些东西放在床底下。他自己把手榴弹、美制冲锋枪的一些子弹梭子推到床底下，那两支冲锋枪就藏在他那张床的褥子下面。

当马立克正在屋前同男人们聊天的时候，巴德尔把三支装在套子里的枪倚墙放下，巴德尔拉开了枪套的拉锁。

“一枝带瞄准镜的枪，”巴德尔用惊奇的眼光盯着年轻的助手小声说道，“还有这么大的子弹，我敢说，再厉害的熊也没命了。喂，快来看这里！”

后来，马立克发现三筒猎枪套子的拉锁都没拉好，他笑了笑。奥地利制造的这种产品早就负有盛名了。三个从南边来的库尔德人帮助马立克把他的马以及另外三匹没备鞍的马牵到房南头的马厩里，然后就告辞了。他们是骑着骡子走

的，要在天黑前赶到山谷下面去。

当只剩下马立克一个人的时候，他首先打开了壁炉旁的木箱。木箱里装着美军安格利—9型收发报机的三种零件。他把约二十厘米高、十五厘米长、同一个男人的背差不多宽的收发报机的部件竖放在壁炉旁边。第二件东西是发电机，马立克把它放在壁炉的另一边，还用一根电线把它跟收发报机联在一起。这架发电机还有一个配件，由一个座子和两个脚蹬组成，就象一辆没有轮子的自行车。

当马立克安装安格利—9型机器时，天渐渐黑下来。这台机器因为发出象马蜂的嗡嗡声而被称为GI式“黑话”收发报机。他拿出三盏油灯，用一个长方形的油罐倒上油，把灯点着。不一会儿，巴德尔来了。他坐在机器的座子上并把脚放在脚蹬上。

“这是啥？”他问道。

马立克笑了。他说道：“你要是把蹬子蹬起来，我就可以同底下山谷里的朋友谈话。”

巴德尔猛力踏着脚蹬，发电机开始号叫起来。“慢点，”马立克喊着，“你这是在毁我的机器，”他抓住巴德尔的腿，给他指出怎样掌握正确的速度。“就这样，不要再快了。”

直到他清楚地听到有节奏的收报讯号时，才转身来到收发报机旁。他把手按在收发报机的电码键上，发了一个简短而完整的密码电报句子，以后又收到了“明白”的电码讯号。

“这是什么？”巴德尔问道。

“这是字母符号。”

“可以用它写出姓名吗？”

“当然可以。”马立克回答说。

“那么把我的名字也按进去，让你的那些在山谷里的朋友们知道，谁在你这里。”

“这可不行。机器可不是玩具。”

“但是，你是否可以写给我看看，我的名字用这种文字是怎么写的？”

马立克拿出了一张纸条，写着：—… | .— | —. — |
—.. | .— | .— | — |

巴德尔拿着这张纸，以崇敬的心情端详着它。接着从收发报机里又出现了电码讯号，指示次日清晨十点钟重新与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联系。

巴德尔问道：“你山下的朋友说了些什么？”

“他们说，我们能平安抵达，他们很高兴。”

马立克看看表，已经七点十分了。每天晚上六点半至七点半，中央情报局在埃尔佐鲁姆市的常驻代表罗伯特·弗兰纳冈就要打开他的收发报机。

“巴德尔，蹬踏板！”同往常一样，马立克用密码简短扼要地给弗兰纳冈发报：

“九月十六日十四点在卡吉茨曼镇的饭馆见面，完。”

然后，巴德尔告辞了，马立克望着他的背影。这位库尔

德人走起路来象头猛兽。村长担保他是个可靠的人。马立克想，以后骑马赶路的时候得带上他，看来他可真象个保镖。

九月十六日早晨，他俩一起离开了琴格尔村，巴德尔把他的匕首藏在袍子里，马立克象往常一样，还是把零点四五毫米口径手枪揣在衬衣下，手里提着有瞄准镜的三筒猎枪。这里过去曾有熊、狼出没。

只要可能，他们就尽量骑马，沿着山谷旁边的路直奔伊格迪尔村。大约十一点的时候到了那里。他们在司令部门前下了马。马立克走进司令部大楼，几分钟后同一位军官走了出来。车库那儿已经为马立克准备好了一辆军用吉普车。马立克谢过那位军官，指示巴德尔把马匹带回琴格尔村，并且叫他在那里等着。然后马立克驱车前往卡吉茨曼镇。巴德尔愕然地发现：当马立克开车走的时候，那位土耳其军官竟以立正的姿势站在那里，还行了一个军礼。

马立克比约定时间早一点到了卡吉茨曼。他把吉普车停放在一条小街旁，绕道向饭馆走去。当他走进咖啡馆里的时候，弗兰纳冈已经坐在那里了。

弗兰纳冈站起身来向马立克问候。弗兰纳冈说道：“那边坐着一个军官”，同时用一种几乎难以察觉的头部动作向另一张桌子暗示了一下。

马立克朝那位土耳其陆军少校瞅了一眼。

马立克看着那位少校。“噢”，他低声说道。“那是地方司令官。如果不把他请过来，他会认为这是对他的不信任

和侮辱。如果把他请来，我们就无法交谈了。我看咱们只有这么办，就是把他灌醉，让他的耳朵不听使唤。”说完，马立克就朝土耳其军官走去，他说道：“我是马立克，能认识您我很高兴，长官。”

少校站起身来向马立克伸出了手。

“马立克，”他重复了一下这个名字，说道，“这就是说，您就是那位能与库尔德人友好相处的人。允许我同你们坐在一起吗？”

“我正想来请您哩，长官。”

马立克把他介绍给弗兰纳冈。订了花椒烧酒和核桃饼，桌子上摆得满满的。喝完以后，少校订了第二桌。显然在这以前他就喝了一些酒，一刻钟之后，酒就在这位少校兼地方司令官身上奏效了。当军官听说，弗兰纳冈在埃尔佐鲁姆市的屠宰场当农业顾问，并按美国的方法在小亚细亚地区搞饲养的时候，他心想正是表现自己好客精神的良机。

“弗兰纳冈先生，如果您在我们的国家工作，那就得了解一下我们的烹调和风味。”说着，少校把招待员叫来，订了一道弗兰纳冈叫不出名称的菜。

马立克吃惊地看着少校并试图使他明白，他们高度评价他的盛情招待，但是他也未免太客气了。少校根本就没有理会马立克的话。

“这是什么？”弗兰纳冈用英语问道。

“绵羊眼睛。”

“真是绵羊眼睛？”

“遗憾的是，是真的。”

“不！”弗兰纳冈的脸都吓白了。

“您的朋友说什么来着？”少校一面问，一面向他俩碰杯，酒都晃出杯了。

“我的朋友提醒我说，”马立克回答道，“由于宗教信仰的关系，我们不能吃眼睛。”

但是这位土耳其人并没有就此罢休，“真主允许这么做，”他坚定地说着，又订了一份花椒酒。

在那个土耳其人津津有味地品尝着他的绵羊眼睛时，马立克和弗兰纳冈每人都就着花椒酒各吃了一只眼睛，没有咀嚼它的味道就硬咽下去了。最后马立克买了一份干奶酪。军官把鱼籽和酒拉到面前。当招待员把订好的干奶酪放在桌上的时候，弗兰纳冈又把目光从那里移开。上面密密麻麻落满了苍蝇，多得几乎连奶酪都看不见了。马立克知道这些，长久以来他已经习惯了小村镇饭馆的环境。他用手赶跑苍蝇，切下一块奶酪，满有胃口地吃了起来。

司令官又要了咖啡和玫瑰利口酒作为饭后小吃。这时候他把军上衣的钮扣都解开来，把领带搭在椅背上。他拍着马立克的肩，用不听使唤的舌头肯定地说，他感到自己的酒量并没有增加。

“长官，您是身体强壮的男子汉，我们甘拜下风。”

少校受宠若惊地笑了笑，又呷了一口酒。马立克和弗兰纳冈蹒跚地向门口走去。司令官以胜利者的爽朗笑声目送着他俩。